

THE LITTLE BOOKSTORE OF BIG STONE GAP

大石缝镇的小书店

关于友谊、人际交往和读书其乐无穷的回忆录

A MEMOIR OF FRIENDSHIP, COMMUNITY,
AND THE UNCOMMON PLEASURE OF A GOOD BOOK

[美]温迪·韦尔奇 (Wendy Welch) 著 郑国强 译

上海三联书店



THE LITTLE BOOKSTORE
OF BIG STONE GAP

大石缝镇的小书店

关于友谊、人际交往和读书其乐无穷的回忆录

A MEMOIR OF FRIENDSHIP, COMMUNITY,
AND THE UNCOMMON PLEASURE OF A GOOD BOOK

[美]温迪·韦尔奇(Wendy Welch)著
郑国强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石缝镇的小书店 / [美] 韦尔奇著；郑国强译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9

(书店的灯光 / 段晓楣主编)

ISBN 978 - 7 - 5426 - 4780 - 1

I. ①大… II. ①韦… ②郑… III. ①回忆录—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5858 号

大石缝镇的小书店

著 者 / [美] 温迪·韦尔奇

译 者 / 郑国强

策 划 / 段晓楣

责任编辑 / 冯 征

装帧设计 / 豫 苏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80 千字

印 张 / 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4780 - 1 / I · 873

定 价 / 32.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66019858

序曲

午夜惊魂

让我住在路边的房子里，人们在路上赛跑，
有好人和坏人，像我一样坏，像我一样好。
我不嘲笑他人，也不抛弃愤世嫉俗的禁咒，
让我住在路边的房子里，做人的朋友。
——山姆·福斯《朴实的梦》：“路边的房子”

凌晨三点。全无睡意。脑子里塞满有待打开的箱子和要寻找的物品。

拉布拉多狗被睡在我胸部的猫挤着，挪开身体——她睁开一只眼表示不满——我蹑手蹑脚走到楼梯处，身后传来“呜呜”声。原来她占据了我睡觉的地方，不再与猫抢地盘，呜哩呜哩说：睡吧。我睡不着。

楼下，原本空荡荡的柜台上放着一只电水壶和茶叶罐，这是我苏格兰老公的最爱。我煮一杯覆盆子茶，慢慢走到前厅。空洞洞的房子，沿墙排列着一只接一只空书架，伸展着消失在黑暗中。空书架上

有待放置图书。房间中央是一座老旧的桌子，除了书架只有这个家具，上面放着我的笔记本电脑。这两件东西显得矮小，显然不该放在这儿。

我从头说吧。自从来到弗吉尼亚州的大石缝镇，我和杰克过得自由自在，如鱼得水。一念之差我们成了一栋爱德华式老宅邸的主人，也因此花光了所有的钱。大宅有五间卧室，三个浴室只有一个能用，硬木地板吱吱作响，屋顶漏水。在辣椒酱和桑格利亚酒的双重作用下，我们决定利用这栋老宅子开个旧书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可能是后者，我想，看着网上罪犯纵火的镜头。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只有在犯罪实录片里才见到这样的小镇。当地人不会向警方告发，死尸也从来不会被发现。

昨天，杰克刚刚立了一块牌子，字体有 400 磅大，写着“旧书店即将开张”。这样一来，更确定我们的身份是“刚到老宅的怪人”。过路人驻足看到牌子后，会说些鼓励的话，“书店？傻瓜！”

我要问，凭什么说我们是傻瓜：因为我们不知道 iPad、电子书、Kindles 网？盲目以为煤矿倒闭而挣扎的小镇居民会鼓励我们创业？相信走下坡路的经济会复苏？盼望穷乡僻壤的保守派欢迎外来孩子落户？或者这些负面因素全部降临到我们头上，那真是噩梦了？

汽车的大光灯照亮一片街面，我从悲观的沉思中惊醒。警灯闪烁，警笛呜呜。我想，一定是警察送酒鬼回家。即将开张的书店坐落在街道的丁字路口。一辆运动型警车调头，前灯的光亮照进没挂窗帘

的落地长窗，我赤露露的身体一览无遗。凌晨三点警察怎么会来检查？

警车驶过路口，打算开上房子边的私家车道。才竖起的铁丝网围栏——用来阻止狗狗外跑——挡住警车的路。警车在离铁丝网围栏几英寸的地方停下。车子狼狈转弯，嘎嘎作响，倒车，停在路边。驾驶座一侧的门打开。我用手理理乱蓬蓬的红发，扎紧身上的浴袍，上前想打开前门。

其实是试图打开前门。那门是1903年造房子时做的，我试图打开铜锁，但门框老旧变型，门打不开。锁眼在门球下方，门锁上了？钥匙呢？之前我们曾找过。我又找了一遍，就是找不到钥匙。

一个蹲着走路的影子上了台阶。警察开枪就这个样子！我想象警察与黑衣人正在黑暗中打斗。我挥挥手，表示“我没有武器”。

警察一只手按在枪套上。

“停下！”我隔着玻璃叫喊，“门打不开！”我屏气猛拉，门球被我拉下来，前门一下子敞开。我失去平衡摔倒在地，杯子里的覆盆子茶溅在地板上，浴袍带子也松开。我把门球放进口袋，握紧杯子，扬扬头把披在眼前的头发甩到边上，光着脚走到门廊，说：“早安，警官。”

他把我从头到脚扫视一番。“你住在这里？”

不，我是窃贼，喝茶是伪装。我真想这样回答他，但理智及时提醒我：“是，警官。”

“Mmmmm.”他放回手枪，手放在离枪套只有二英寸的警戒距离。

“我和丈夫刚买下这宅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傻瓜。“我们要开书店。”

“开书店？真是傻瓜！”他拍拍自己大腿表示强调。

“你是护送喝醉酒的人回家？”半夜三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交谈？

警官盯我一眼，好像我真是疯子。“什么？这是安全检查。我看见屋里的灯光，还有人影，怀疑是窃贼。”

他们会竖立广告牌和铁丝网围栏？我大声回答：“不，是好人杰克和温迪。我失眠，下楼来上网。我看你的车在路口闪着警灯，鸣着警笛。”

警官避开我的盯视，移动双脚。“啊，是的，我按错键了。”

OK，这样的聊天蛮有趣的。黑暗中我们站在门廊上，聊着。他自我介绍叫格兰迪，还有六个月退休。他兄弟是外科医生，功成名就，在佛罗里达有宫殿般豪宅，七个卧室、天花板高高的像教堂里那样，桑拿浴也有。弟弟邀请格兰迪去住。格兰迪每星期日都去做礼拜，是吉瓦尼斯俱乐部会员，每次选举他都参加。而他弟弟却有万贯家财，是保险诈骗得来的。

“那不好，”我的新朋友悲伤地说，“我从事公共服务，发财的是他。”

格兰迪认识前房东，是位老太。“我时常开车来看她们”，他说，眉毛上扬。后来老太去了养老院，她的朋友被赶出宅子。“中午收到律师通知，然后被四个大汉赶到街上。”我同情地叹息。

“别为她叫屈，不是那种好料。可能到处欠着钱呢。”

“啊，”我说。

“她们离开后，我常驾车来院子转转，看看少了什么，平安无事才

好。今晚就检查不了，围栏挡道。”他带着责备的口吻眯眼看我。

“我们养着一条黑色的看门狗，叫卓拉，”在楼上睡着呢。“还有一条叫伯特，小猎狗，吠个没完。”也呼呼大睡着。

他点点头，显然可以放心地把任务移交给称职的狗狗。

格兰迪握手道别时，第一缕晨曦刚刚露面。他走了几步，回头说：“知道吗，你们在这里开书店太好了。周围没有书店。我退休后来看你。我喜欢西部小说。”

我甚感欣慰，那是扔过来的默认，好比送来城市钥匙、镇钥匙、村钥匙、前门钥匙。

我正要回身到屋里，路口警笛响起，警灯闪烁。格兰迪拉下车窗，“好运！”他喊道，笑，耸肩，致举帽礼，朝太阳升起的方向驶去。

要是前门不锁会怎样？我们睡觉时格兰迪会照看的。

楼上，老公睁开一只睡眼惺忪的眼睛，看我用门球骗拉布拉多让位。“这是前门把手？”杰克问。卓拉觉得该让地盘了，跳下床，铜铃叮咚，朝过道走去，瞌睡的伯特跟在她后面。

“我们认识镇上的人了。”我简要告诉杰克遇到格兰迪的经过。

杰克摇摇头，闭上眼。“我们会适应这儿的，”说罢，头埋进枕头里。

亲爱的上帝，但愿如此，我默默祈祷，直到天色蒙蒙亮。

目 录

序曲 午夜惊魂.....	001
第 1 章 为欲所困.....	001
第 2 章 狠下决心.....	007
第 3 章 备货之忧.....	018
第 4 章 无知是福.....	034
第 5 章 虫蛀鼠咬.....	046
第 6 章 聚集人气.....	054
第 7 章 门厅冷落.....	063
第 8 章 柳暗花明.....	070
第 9 章 员工猫咪.....	076
第 10 章 更上一层.....	080
第 11 章 图书交换.....	084
第 12 章 苦乐其中.....	095

第 13 章 百味人生.....	103
第 14 章 编结女神.....	111
第 15 章 守口如瓶.....	117
第 16 章 乐在其中.....	121
第 17 章 电商竞争.....	127
第 18 章 好人威利.....	141
第 19 章 书店乐事.....	147
第 20 章 情深谊长.....	156
第 21 章 宽容为怀.....	164
第 22 章 书趣无穷.....	169
第 23 章 以书会友.....	181
第 24 章 各有所爱.....	194
第 25 章 推荐图书.....	199
第 26 章 公民杰克.....	221
尾声 知足常乐.....	226

为
欲
所
困

是福推不开。

——哈菲兹(波斯)

人人盼望福到运好。但像我和杰克那样顽冥不化、我行我素的草根之辈，只有被运气敲砖的份儿，除非改变世界观。我和杰克邂逅，是在大石缝镇小书店开张的 12 年前。我俩曾在 8 个国家居住过，到过 40 多个国家旅游。婚后的 5 年我们住在杰克的家乡苏格兰。我们是快乐的工作狂、自命不凡的流浪艺术家。他是系主任，我是一家非盈利机构的艺术指导，我俩的工资足够我们玩音乐、票戏、交朋友、游遍大不列颠和美利坚。

我是初婚，杰克是二婚。同我结婚时杰克已是大龄。我们相差 20 岁，代沟是必然的，当然有思想准备，所以相处融洽。人生苦短，何不开心每一天。工作之余，我们经常在周末、节假日或庆典会上演出，讲故事呀，唱歌呀。起先杰克唱歌，我讲故事，几年下来，他唱歌小有名

气，我则偏重唱民歌。后来我俩干脆唱歌讲故事都上。

表演结束开车回家，虽累却很开心。我和杰克总会相互开玩笑，说“总有一天”得结束这种周末勇士活动。我们的对话总是离不开这样的主题：

“我们不能再这样疯狂下去。得安顿下来，开一家精致的书店。”

“旧书店，附带小餐馆，供应农家菜。”

“硬木地板纹理漂亮，踩上去吱吱作响。”

“有很多大窗户，阳光照进屋。房子当然得朝南。”

“镇上街道绿树成行，行人如梭，人气很旺。顾客必定喜欢我们色彩艳丽的本土风情。你穿上宽松的罗杰斯先生毛衣，鼻梁上架一副眼镜，为顾客讲苏格兰故事；我在附近的大学教书，撰写美国小说巨著。”

“天花板高高的，挂着老式的木制风扇。”杰克倾向具体化。

“还有‘园中独角兽’。”两个人刚好玩这种电游。

“当然！这样大象公司就能经营下去。”我丈夫是那种随大流的人。

一路驾车索然无味，我们就白日做梦：“有朝一日”开一家旧书店打发时光。想不到这 5000 平方英尺个性化的空中楼阁竟然在最不适合的时候悄然降临。开头我们真没当回事。

我们当初来到大石缝镇不是为开旧书店，说实话，当时我们错过了机会。搬到弗吉尼亚州之前的两年里，我们离开英国，来到美国。于是我进入蛇窟工作——请别惊奇，那不是真实的名称。在政府机构工作，我陷入“蛇和梯子”的游戏——我们玩蛇，梯子是没有的。在这个“咬人或被人咬”的氛围里，人们不在乎是非曲直，只关注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大家也不追究，人际关系何必勾心斗角……

自由变得难能可贵，理智如出污泥而不染的睡莲。清晨，我一觉醒来，两年内我第一次清醒了。新员工心甘情愿进入蛇窟——因为工作富有激情，好像为世界做好事——我变成咬人的动物。不，谢了，生活不是从别人身上撕下大块的肉。

除非你是食人僵尸。

我咨询了律师，被告知需要提前两星期交辞职报告。蛇窟的潜规则是承受不了压力就走人。我举双手同意。

几乎所有人在生活中都遭遇过类似蛇窟的经历——太遗憾了。我们那个蛇窟虽非久留之地，我和杰克还算幸运，有自己的住房，吃也不讲究，所以离开蛇窟是一种放弃。假如好多领最低工资的白领，也跟着我们辞职那就惨了。人们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孩子在学校有尊严，违心做着不喜欢的工作，能坚持下来很不容易。上帝会赐予出路的，振作起来。

对于我和杰克来说，离开匹兹维尔应验了一句不吉利的老话：中年危机和良心危机之争。C. S. 刘易斯在《地狱来鸿》中有这样的表述：人们在从事一些“重要”活动时突然醒来，自问道：“我喜欢这些活吗？”几乎没有有人说“喜欢”，但仍然做着这些不喜欢的事。

生活在一个没有道德准则的世界就像掉进摇摇欲坠的地狱。我们盼望文明生活，大家友好相处，诚信以待。所以当我谋得一个在弗吉尼亚州西南部大石缝镇管理某教育项目的小差使时，便收拾行装，马不停蹄而来。

大石(当地人这样说)镇坐落在阿巴拉契亚中部的深山，当地人叫

它煤田。早在十九世纪初期，大石缝镇曾有小芝加哥之称，后来当地煤矿开采殆尽，小镇从此没落。这个地方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点。镇上有许多煤矿工人和退休人员，要说镇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沃尔玛购物中心门前是四车道，小镇的大型活动是足球赛和高中同学会。

在这宁静的“缝”（小镇的另一个外号）里，有一份悠闲的工作是蛮惬意的。我们的生活就好比在慢车道上悠悠地开车。阿巴拉契亚中部的深山是我的祖籍，杰克是爱尔兰人，所以我俩都有山乡田园情结。

和善的黛比是当地房产中介。她帮我们物色既便宜又舒服的房子，知道我们对老宅子情有独钟。黛比的同事知道有一栋老别墅，黛比自己都没有看过，于是我们约好一起去看房，权当休闲。

书店就这样诱惑着我们。伊迪斯·薛华和她丈夫共同创建了拉布里基督教社团。其中有一位基督徒写道：“真正的生活是这样的，重大事件悄无声息，偃旗息鼓……改变自己一生的往往是一段记忆。”

概括得好。

这是 1903 年修建的 5 卧室别墅，爱德华时代风格，离路两端的十字路口都不远，周边都是砖墙平房。屋前有汽车泊位。我们进入屋子，顿觉优雅舒适，只是面积大了些。

“地板咯吱咯吱响。”老公皱皱眉，鞋掌在斑驳的硬木地板上摩擦。

“折叠门不灵活。”黛比用力拉动橡木折门，尘灰落下，喷嚏连连。

“这么多窗子，擦窗得花不少时间。”我指着三间开敞式房间的落地长窗，它们一直延伸到朝南的房子前部。

木风扇在天花板上摇摇晃晃吊着，电线裸露在封皮外。从墙纸剥落的二楼会客室朝外望去，小街绿树成行，过一个街区就是大街。橡

木楼梯发出一股猫屎臭，精致的楼梯台阶铜包角多年没有保养，颜色暗淡无光。我和老公交换着喜悦的眼神。我们感谢黛比带我们看房，并请她列一清单，记下该宅子成交前哪些地方需要修理。

离开爱德华公馆，我和杰克径直来到大石缝镇有名的小墨西哥餐厅。餐厅在小山上，沃尔玛隔壁。从停车场看出去，湖光山色尽收眼底。粉红的杜鹃花、白色的山桂花、紫色的矢车菊等应时鲜花在中午的阳光下争奇斗艳。餐厅里，我们吃墨西哥炸玉米片蘸洋葱辣酱，透过斟着桑格里厄汽酒的玻璃杯相互看着对方。

我们没有钱，刚从苏格兰搬到美国时，曾用现金在蛇窟买了一栋房子。经济一直不景气，房地产一落千丈，要快速卖掉蛇窟那栋房子不可能，不申请抵押贷款就买不起第二栋房子。经济滑坡，我那默默无闻的人种学博士学位并不吃香，现在买房，实非明智之举。我们需要冷静等待，一年后东山再起吧。想起在院子里玩“独角兽游戏”也是想入非非。不，“书店”这个词可不能从我嘴里说出来。

杰克咬一口玉米片，说：“假如那白色大宅建造在大镇里，那做书店是无可挑剔的了。”

我知道！“哦，你这样认为？”

老公微笑道：“我知道这正是你在考虑的。黛比说镇里人口只有5400，开书店人气不足，反正我们不会一直住在这里。”

“是，”我同意，“这不自找麻烦，我们够累的了。再说，手头也不宽裕。”

“对，更不用说我们这点钱哪里买得起房呀。”

“也没那么多精力。明知是好事，却无能为力，遗憾呀，生不逢时。

我们当前能做的是：我将就目前的工作做一两年再说，你呢，找个轻松的活儿。”

杰克停了一下，深思道：“要是我们在这里稍微呆久些，你可以到附近的大学去上课……但是，我们现在不考虑久住下去。”

我心跳加快。“不，不考虑长期呆下去。”

“我们早晚要开一家书店。”

“嗯，有这么一天的。”

我们相对无言。还是杰克捅破了马蜂窝。“假如有这么一天的话，那就是今天？”

一直压抑的欲望就像香槟酒的瓶塞“啵”地弹出，我紧挨着桌子侧过身体，腹部都压在玉米片篮子上了，嘴唇凑过去深情地久久吻着我的知音。服务员看得傻眼。

狠下决心

哦，湖面宽宽游不过去，也没有翅膀可以飞越。

给我造一艘双人船，我和爱人都得划桨。

——苏格兰民歌

大宅购房合同上签名字迹还未干，我就后悔因任性和冲动而做的决定。当然，我们都听过菲尔博士的话：跟着祝福走，财运会随之而来。

是呀，没错。人们仍然不理解生活并不像贺曼公司的广告！银行存款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双关语。

要装修那栋爱德华风格的房子得伤筋动骨。而我们可怜的钱库只能蓄水，没多少水可泄。买下那栋不实惠的房子就好比是逆流行舟。蛇窟的房子要在房产市场跳水的当口卖掉。“衰退”一词在晚新闻里频频出现。我来到小镇就任这么个小职位，博士学位起不了作用。新同事怀疑我以前的身份。我曾为博士学位做过答辩，那时是正